

诗路放歌 永远不会忘记

周玉洁

为什么每次看到鲜红的五星红旗，就心潮澎湃、热泪盈眶？为什么每次听到磅礴的义勇军进行曲，就精神振奋、斗志昂扬？为什么每次重温庄严的入党誓词，就热血沸腾、豪情满腔？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啊，最最亲爱的母亲！

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那艘南湖上的红船，是您诞生的摇篮。从1921到2021，从望志路到兴业路，从一大到十九大，从50到9100多万……100年的风雨兼程，见证着您披荆斩棘的足迹，100年的沧桑巨变，诉说着您筚路蓝缕的不易，100年的辉煌成就，创造着您千秋伟业的功绩！

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那是一部由中华儿女用生命镌刻的血泪史。陈树湘宁死不屈绞断肠子，陈延年受尽酷刑绝不低头，施洋身中三弹仍高呼“劳工万岁”！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共产党员的气节不能丢！

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那是一部由中华儿女用信仰接续的战斗史。从南昌起义的枪声到井冈山头的红旗，从万里长征的壮举到三大战役的胜利，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人民军队誓将革命进行到底！

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那是一部由中华儿女用激情书写的奋进史。人民公仆焦裕禄、石油英雄王进喜，钱三强汗洒戈壁滩、杨利伟把神舟驾驭，神女若无恙，当惊世界殊，无数中华儿女创造出一个人间奇迹！

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那是一部由中华儿女用智慧凝聚的发展史。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，铺开新时代的画卷，东欧班列见证了“一带一路”的巨变，“一国两制”把梦圆！

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和平年代又遭遇生死考验，当洪水肆虐，是您用身体铸就堤坝奋勇抵挡，当地震袭来，是您俯身撑起一片安全的天，当疫情蔓延，是您运筹帷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！

党啊，最最亲爱的母亲！您高擎镰刀锤头的旗帜，带领中华儿女奋勇向前，您用钢铁般的臂膀，扭转乾坤、力挽狂澜，您用泰山般的意志，浴火重生、凤凰涅槃，您用慈母般的胸怀，护我中华、国泰民安！

党啊，最最亲爱的母亲！今年是您的百年华诞，神州大地普天同庆、举国欢腾，我们深知：奋斗是最真的祝福，忠诚是最美的诗篇。

党啊，最最亲爱的母亲！任重道远路漫漫，扬帆起航新征程。历史不会忘记，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抢抓机遇，奋勇争先！

史海钩沉

“父母官”杜诗

王剑

两件大事，足以彪炳中国科技史册。一是兴修水利，二是制作水排。

先说兴修水利。南阳都是大部，水资源丰富，汉水支流白河穿流全境百余里，两岸土地肥沃，一望无际。但河水多沙易淤，境内陂堰多已损毁。杜诗下车伊始，就立志要“为民兴利，务在富之”。他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，发动民工修治陂湖，组织百姓广拓土田，并对西汉时南阳太守召信臣所筑的陂、堰、沟、渠、池等加以开通和改造，使灌溉面积逐年扩大，“多至三万顷”。放眼望去，田间陂泽棋布，地头沟渠纵横，垄埂首尾相接，无论水田、旱田均不受旱涝影响，各种庄稼、瓜果生长茂盛。杜诗亲自出人阡陌，躬劝农耕，甚至吃住都在“离乡亭”内，少有安居府衙的时候。为了防止百姓争水滋事，他还订下“均水约束，刻石立于田边”，并对那些不事田作的游手好闲者，“辄斥罚之”。几年下来，郡内人口倍增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老百姓都得到了好处，“莫不耕稼力田”“畜积有盈余，比室殷足”，南阳成了富饶的“小天府”。著名科学家、文学家张衡在《南都赋》中这样描写南阳繁荣的景象：“沟洫脉连，堤堰相接，冬稻夏麦，随时代熟。”值

得注意的是，在中国古代官吏中，“为民兴利”的人很多，但像杜诗这样，把“务在富之”作为治理目标，大力推行富民政策，并作出突出成效的官员，却并不多见。

再说制作水排。南阳农业发达了，老百姓急需先进的农具。为了提高冶铁效率，杜诗经过反复研究，发明了威力强大的水力鼓风机，又名“水排”。在此之前，我国冶铁用的鼓风机，叫作囊。它是一种用牛皮制成的大皮囊，类似现在的“皮老虎”。人们手拿囊的把手，使它一张一合，把风鼓入炉中，把炭火吹旺，使金属熔化。刚开始是一个囊，通过一个进风管鼓风，后来又发明了多管鼓风的方法，把许多囊排起来，通过几个进风管，一起向炉里鼓风。这种多管鼓风的工具就称为“排囊”，简称“排”。但是这种“排囊”要耗费大量的人力、畜力，炼一炉铁少说要几百人或几百马来拉鼓风机的风。为了提高冶铁效率，尽快制造出更多的农具，杜诗召集冶铁工匠们一道研究，反复试验，不停地设计，不断地攻关，终于制造出了先进的水排。

水排的制造，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对后来的

机械设计和水能利用有着深远的影响。据元朝王祿《农书》记载，杜诗创制的水排，用水的落差产生的能量作动力，分立轮式和卧轮式两种。立轮式水排结构简单，水流落差小，适用于小型冶铁作坊。卧轮式水排结构复杂，水流落差大，适用于规模较大的冶铁工场。水排的设计和制造，比此前用马力鼓风的效率提高了三倍，“用力少，见功多，百姓便之”。据考证，杜诗发明的水排，比欧洲类似的机械装置要早1200多年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赞“中国的水排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”。

建武十四年(公元38年)，杜诗病逝于南阳太守任上。人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一生只为老百姓能过上富足日子

的杜诗，死后竟然“家徒四壁，窘无田宅，丧无所归”。司隶校尉鲍永上疏光武帝，说明情况。光武帝马上下诏：特许在南阳府衙办理丧事，并赐绢1000匹，资助治丧。

南阳百姓感念杜诗的恩德，把他与西汉太守召信臣并称，称赞说：“前有召父，后有杜母。”于是，“召父杜母”就成了历代赞颂勤政爱民的基层官员的成语，这也正是人们耳熟能详的“父母官”称谓的最初源头。

新书架

《康震古诗词81课》：传承文化重温经典

陈彦瑾

著名古典诗词专家、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《经典咏流传》文学顾问、点评嘉宾康震教授精讲从汉代至清代81首国民必读古诗词，小到字句意象、文史典故，大到诗人身世、人生心境，旁征博引，会通古今，共情式解读，多维度切入，引领读者穿越时光，去会晤千百年前诗人内心那些深情唯美、绚烂多姿的诗句，使读者在感悟诗词人生、品味诗词之美、赏玩诗词之趣的同时，提升文学修养和艺术品位。

如何才能真正读懂古诗词？康震教授认为，“一首诗，不管怎样穿越时空，诗人浸润在诗中的创作初心恒久不移，这是诗作的内核；同时，不同年代、不同身份

的人，对一首诗的感受、理解也各有不同，这是诗作内核的丰富与拓展。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，才能真正读懂一首诗，一首诗也才能真正进入不同时代的人心。”

传统文化类图书在中国出版物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而古诗词因其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，展示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精神风貌，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并在近年呈上升趋势。而康震的这本新书，将古典诗词和现代人的生活结合起来，让诗词走进家庭，进入生活，进入我们的思想精神风貌当中……把美学的境界和我们创造美好的生活结合起来，在古诗词学习中教大家创造生活。

聊斋闲品

文人的“焦虑”

陈鲁民

有人在网上发声，如今是“焦虑时代”。钱少的人焦虑，是担心衣食不继，钱不够花，钱多的人也焦虑，是担心后继无人，跳不出“富不过三代”的怪圈；老年人焦虑，因为身心皆衰，养老堪忧，青年人焦虑，是害怕失业，还不上房贷；农村人焦虑，地越来越少，人越来越老，城里人也焦虑，物价越来越高，开销越来越大；容貌丑的人焦虑，自惭形秽，颜值高的人也焦虑，担心美女迟暮；平民百姓焦虑，考公务员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难以心想事成，为行政的也焦虑，发怒成绩不彰，升迁不快……不夸张地说，时下是全民焦虑，人人难免，文人自然也在其中。

文人们往往生性敏感，这是其典型职业特点，而敏感恰恰又是通向焦虑的直通车，使他们成为焦虑队伍里的生力军了。从根上说起，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就开了文人焦虑先河。他为虎狼秦国的咄咄逼人而焦虑，为朝廷被一小帮人把持而焦虑，为自己一片赤胆忠心不被人理解而焦虑，为楚国人民的苦难未来而焦虑。焦虑成就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。

司马迁则为没有人记录历史而焦虑，为不能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而焦虑，为能否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代之言”而焦虑，为害怕自己来不及完成大作，死得“轻于鸿毛”而焦虑。焦虑成就了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。

范仲淹的焦虑，都写在那篇著名的《岳阳楼记》里。他为老友滕子京被谪守后的政绩焦虑，为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而焦虑，因而是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，是“进亦忧，退亦忧”。焦虑成就了伟大的文学家范仲淹。

忧国忧民之外，文人最焦虑的，莫过于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他们担心书籍不能畅销，文章不能传世，名气不能走红，文坛没有地位，名气没那么高，粉丝没那么多，文学大奖没拿到，文学史上没自己的雪泥鸿爪。要说这也没啥

不对，谁都想成名成家，红遍天下，但千万别因过于焦虑而走旁门左道，譬如抄袭、剽窃、炒作、起哄等，那就如同饮鸩止渴，自欺欺人，早晚身败名裂。因而，读圣贤书，知世理的文人，还是不要淡泊名利，看轻身外之物，不急不躁，保持适度焦虑为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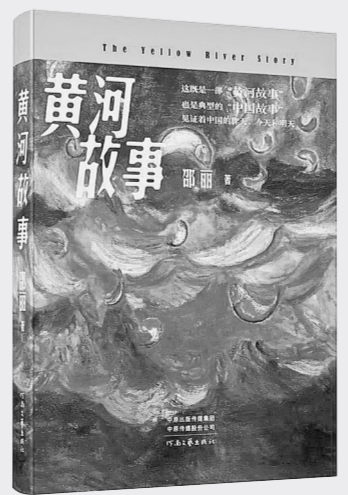
文人保持适度焦虑，会使自己有不创作的动力。不论是为获奖而焦虑，还是为保持热度而焦虑，不论是为不被文坛淡忘而焦虑，还是为不虚度年华而焦虑，都会激起文人的写作激情，催促其呕心沥血，自强不息，精雕细刻，苦心孤诣，拿出不辜负时代也不辜负自己的精品佳作。

文人保持适度焦虑，会使文艺作品具有一定深度和力度，直指人心，引起共鸣，历史上所有伟大作品都弥漫着

淡淡的焦虑。但凡事过犹不及，千万不要在作品里大量渲染、放大、发酵、贩卖焦虑，那可是会害人的，尤其是对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读者。歌德在小说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里大肆兜售恋爱焦虑，他倒是写痛快了，汪洋恣肆，淋漓尽致，可是那些看了他的小说后自杀的少男少女，却成了惨不忍睹的悲剧，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让人心痛。

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：“人常常处于焦虑状态，来自三方面：现实性焦虑、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。”如果你我不得不与焦虑共舞，可以放慢一下舞步，降低一下音频，缩小一下篇幅，以减少焦虑对我们的干扰。而且，对文人来说，还有一个重要使命，不要故意去渲染、扭曲、夸大、贩卖焦虑，为焦虑推波助澜；而要努力通过自己的作品，使读者平静下来，心灵安稳，精神愉悦，充满希望。网上说，大约有5%的文人，在有意无意地用他们的焦虑不安，向95%的读者贩卖焦虑，制造精神恐慌。这肯定是不道德和不负责的，理应承担谴责。一个有担当有作为的文人，不屑于与他们为伍，也绝不靠贩卖焦虑吃饭。

连载



都是一年前的了，包有些变形，但还能用。泥鳅把它擦干净放在床头是想着自己哪天回老家时用一下，在村里充一回老板。老板先是拉着他的手一番道歉，估计包主是长期不回，便将钱遗忘在里面了。劳累了一天，昏昏欲睡的泥鳅看见钱，一下子抖了个大机灵。他连忙坐起来

数了，却连数三遍都没能数得准，一万多元，他手上还没摸过这么多钱。

数了钱，泥鳅又愣怔了一会儿，起来洗了把脸清醒清醒，决定当晚就去雇主家里，把包和钱还回去。他睡得早，出门看看还满大街人，熙熙攘攘地东奔西走。他就站在街边，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老板家里。待敲了门，老板出来看见他，愣了一下说，有事儿？他激动得哆哆嗦嗦把包递给人家，说老板，您忘了，包里还有一万多……老板“哦”了一声，也没多说，接下包，说家里有客人说话，只留了他的联系方式。

隔了四五天，他正在家具城搬东西，有人过来喊他，说我们老板要见你。他手都没洗，就跟着那人去见他们老板。车子走了半天到了一个工厂，进了一间办公室才闹清楚了，找他的老板正是那天他送包的人。见了面，老板先是拉着他的手一番道歉，原来他把泥鳅留的联系方式弄丢了，这几天到处打听，几经周折才找到他。老板问了问他的情况。泥鳅就直说自己是河南

信阳人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出来打工几年，也都是做一些体力活。老板说他是安徽人，两个人论了论，虽然是两个省，相距却只有几十里路。老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也是打工过来的，后来开了这家工厂。原来工厂食堂的采购是我姐夫，因为克扣伙食费、偷工减料，被我开回老家去了。你要是愿意，就在厂里给我管食堂吧！”

“工人吃好吃歹对生产可是个大事。”见他愣着，老板又严肃地补充说。泥鳅在那家工厂做了一年多管伙的，还亲自兼任采购，把食堂管理得井井有条，饭菜质量提升了，开支反而节省了不少。老板把他每个月的工资开得高高的，活儿比他以前做保洁当搬运工不知道轻省到哪里去了。可就是这期间，泥鳅在深圳找了个媳妇，也是老家出来打工的。媳妇转眼之间肚子大起来。泥鳅再也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饥的单身汉了，他要养家，孩子出生后开支费用会更大。泥鳅想，总给人打工也不是个事儿，况且也不能总租房住。看看一起出来的，大小都是个老板，哪怕只有仨俩员工，他们也要印个名片，印上某资源再利用公司某某老总。自己再不折腾往前奔，连年过节就没办法往人面前站。奔前奔后，泥鳅手里攒了十来万块钱，他夜里开始睡不安稳了。

年跟前，泥鳅去找老板谈，媳妇给他准备了一袋子信阳老家家人做的腊肉腊肠，也都是老板爱吃的家乡的风味。他到老板家里也不见外，自打跟了老板，他时不时地就会来家里找点活儿干。那天他帮助媳妇做了半天大扫除，傍晚老板下班回来，媳妇留住他弄了几个菜，开了一瓶古井原浆。刚端起酒杯他就直奔主题。他说：“刘总，我可不是嫌你给我开的工资少，您对我的恩德都在我心里，我一辈子都会对您唯命是从。但我不能老是这样，我也多想挣点钱……”

还没等他说完，刘总连喝了两杯酒，嘿嘿笑了，他也是个实在人：“泥鳅啊，看你说的！谁不想挣更多的钱？说说的想法吧。”



那年夏天(国画) 李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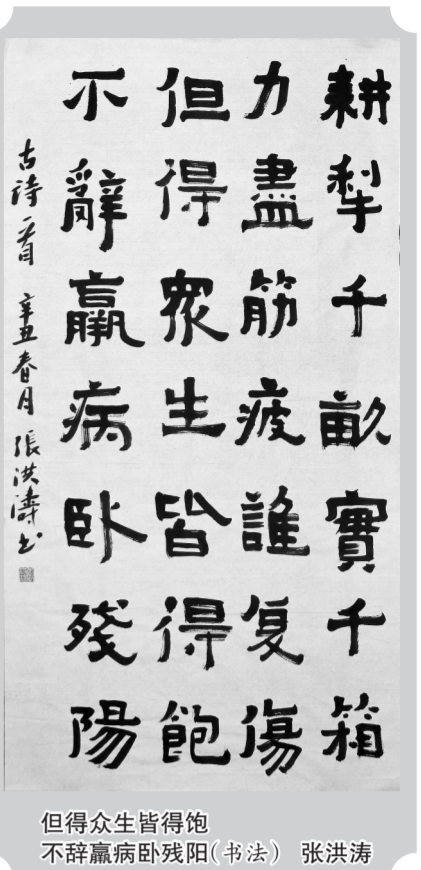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斩钉截铁地给我说：“我也想通了，这不是谁拿不拿的事儿，不是谁钱多谁钱少的事儿，而是你们几个，都得对你爸尽孝心！”

“你爸好歹也是一辈子，你现在吃香的喝辣的，都这么好，做儿女不尽一点孝，良心上过得过去吗？”

我的天！这是我母亲吗？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话吗？一辈子否定自己丈夫，否定得完全彻底，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是处。她这是怎么了？这话从她口中一说出来，我在电话那头差点笑出声来。可想想又有点沉重起来，无论如何，不管她是怎样想的，现在她能对我父亲说这样的话，做这样的事儿，至少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感情算是一点弥补、一点安慰吧——那感情的缺口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模糊过，但只要认真打量，它依然在那里，从来没有消失过。

四

泥鳅给许多家餐馆供菜，也给我的餐馆供菜，算是我的供货商。泥鳅是河南信阳人，那一年



不但力耕 辞得盡犁 贏眾筋千 病生疲敵 卧皆誰實 殘得復千 陽飽傷箱 但得众生皆得飽 不辭羸病卧殘陽(书法) 张洪涛

回望故乡

风吹麦梢黄

乔兆军

时节已过小满，我不禁想起了家乡的麦子。家乡的麦子黄了，大片的麦田，像金色的海洋。风过时，会掀起层层叠叠的浪，浪漾起的麦香味儿，把整个心滋润得如同同一块丝绸，柔软、生动。那浸润了无尽的阳光、空气和水分的麦子，正黄得深沉。它们一棵棵挺着直直的腰，垂着颗粒饱满的穗，宛如脚下的黄土一般结实、厚重。

父亲吸着烟，眯着眼，掐一根麦穗，将麦穗扣于掌心，双手轻揉慢搓，吹去麦芒、麦皮，手里便留下了干净的麦粒。扔几粒在嘴里嚼了嚼，满是麦子的清香。经父亲抚摸过的麦粒，是那么新鲜动人。

俗话说：“蚕老一时，麦熟一晌。”早晨看到还发青的麦子，到中午，就黄了。如果不及及时收割，再这样暴晒个一两天，黄透了麦子就容易脱落，俗称“落镰”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若是赶上阴雨天，麦子淋雨后就会发霉，糟蹋了粮食。因此，乡间有“三夏四抢”之说，其意为：抢收、抢打、抢种，抢管，争分夺秒，丝毫不敢耽误。其实，不远处，布谷鸟也开始叫了，一声声清脆嘹亮地呼唤，麦子黄了，快来收割啊，叫得人心惶惶。乡民们等不住了，纷纷从窗棂上取下生锈的镰刀，在磨刀石上好好地磨一磨，用布满老茧的手指肚在刀刃上刮几下，试试锋利程度。磨好了镰刀，扛担上扎上两捆草腰子，挑着陆陆续续地赶到麦田里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父亲割麦时精神抖擞，汗珠从他黑红的脸上滚下来，就像露水滚过荷叶，刺得我眼痛。可父亲仍然不疾不缓，无比珍惜地割着他的麦子。阳光在我眼前的麦秆上啦啦啦啦响，我跟在父亲身后，累得直不起腰，汗水流进眼睛里，涩涩的痛。裹在麦秆上的灰尘，吸进鼻腔和气管里，咳一口痰，都是黑乎乎的。

风吹麦梢黄，农家的日子鲜亮了许多，炊烟也多了一份妖娆。新鲜的麦子，经过洗淘，在阳光下晒干，磨成白花花的面，做成枕头馍、面条、面饼、糍包、糍包等。无论哪一种做法，吃起来都格外香酥。

现在，我见过有的孩子，吃包子常常只掏馅吃，包子皮却丢在一旁，饭菜不合口，就整盘倒进垃圾箱。他们是体会不到我们对粮食的那种虔诚的。不过很感谢时下发起的“天天光盘节”的倡议，让“光盘”重回我们的生活。

曾几何时，一幅幅原始经典的劳作画面渐行渐远，或被慢慢淡忘，或被定格在人们的记忆深处。又是麦香的五月，父亲老了，再也割不动麦子了，家乡也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联合收割机完全取代了人力，三夏天也不像过去那样忙了。

站在家乡的田埂上，我深情地凝视着麦子，感觉一种温暖从肌肤直入内心深处。是这些麦子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淳朴的人。也因为有了它们，生命才变得温暖、厚重而美好。